



戲比天大

常香玉回忆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

K825.7/75806
33

舞台生活丛书

常香玉回忆

戲比天大

常香玉 口述

张黎至 整理

陈小玉 记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戏比天大——常香玉回忆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226,000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印张14.125插页4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7—104—00158—1/J·91 定价 4.80元

常香玉十五岁照



常香玉二十四岁照





常香玉近照

常香玉、陈宪章
夫妇和儿媳潘玉
兰、孙女小香玉



练 功

农村慰问



《断桥》剧照





《花木兰》
剧照之一



《花木兰》
剧照之二

目 录

我的故乡	1
我的奶奶	6
我的爸爸	11
大伯之死和叔叔归宗	16
四个姑姑	19
夜戏和梦	22
爸爸挨打	26
要 饭	32
难忘的端午节	36
丢了盘缠	41
四句戏学了一个多月	45
“戏是苦虫，不打不成”	47
嘴上没毛的吕洞宾	50
拜京剧老师学武功	52
跑高台	58
吐字不清，等于钝刀杀人	62
睡前一炷香	64
吃油馍	68

DP86/05

说“羞”不懂“羞”	72
跪舞双枪	75
调换角色	77
爸爸成了“人贩子”	81
改名常香玉	85
跟张福寿对戏	90
初到开封头三脚	93
床底下敬佛爷	100
当了主演	103
学唱豫东调	109
大闹灵堂	113
中州戏曲研究社	116
六部西厢	120
“欺师灭祖”	124
戏比天大	126
创新与保守之争	129
两条班规	134
爸爸收徒	137
挨手榴弹	140
逼 婚	145
脱离虎口	148
再挨手榴弹	153
豫剧第一出现代戏——《打土地》	157
逃难车上血和泪	160

打麦场上玩把戏	165
功夫一天不能丢	168
密县乡亲情意浓	171
深夜跑出大姑家	177
我认识一个“小婆儿”	181
小河沟里能翻船	185
押赴郑州劳军	189
“狗屁不懂”	193
逼出洛阳	197
为西安西北中学募捐	203
私改戏词起风波	206
王存才艺高招祸	212
后台演出全武行	215
病入膏肓	218
两次开刀	222
姐妹情	231
为了家乡修河坝	236
同刘奎官合作	240
“秦雪梅”跳崖	245
保 哥	249
黄自芳毛遂自荐	254
老海毁了一个女演员	258
为救济灾民义演	262
巧遇知音	265

初陷情网	268
吞 金	272
婚姻三条件	275
离别苦	281
旧病复发	285
私离汉中逃回宝鸡	290
订 婚	296
细问宪章的身世	301
父女和解	304
观众怒打陈世美	306
结 婚	310
美国大兵胡闹台	318
登报辍演	322
我想坐花轿	328
游民乐园	332
生儿育女难	339
重返开封	345
为梁苑女中义演	351
有家难归	354
疑心犯了咒神	358
与兰田合作	364
宪章被捕	369
营 救	374
一次巧妙的探监	381

郭娘——我心中的丰碑	385
创办豫剧学校	392
避祸兰州	399
兰州一瞥	404
同赵义庭初次合作	410
勒令停演	417
委曲求全	421
名目繁多的堂会	426
谁拉板胡	429
枪兵押我去清唱	432
苦海有边	438

我的故乡

我于1923年9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巩县的一个小山村——董沟，原姓张，乳名妙玲。

巩县地处洛河下游，我们村离洛河入黄河的地方不过十来里。全县大部分是丘陵，只在洛河两岸有点平原。每年夏秋两季，常常下大雨，发大水，山洪从高处奔腾而下，咆哮声活象闷雷，怪吓人的。年深久远，这丘陵身上就被冲出许多条深沟，有的两壁陡立，象刀削的一样。古辈子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在这陡壁上，披荆斩棘，打窑修院。这种窑洞不但穷人家住，地主老财家也住。所不同的是，地主老财家的窑洞大都青砖券顶，方砖铺地，棧子窗户上装着玻璃，雕花油漆门，十分讲究。而穷人家的窑洞，却因陋就简，只不过用以遮风挡雨罢了。

说起窑洞，可以算得上巩县的一宝。穷人家只要肯出力，在山沟里随处可以开挖。砖瓦木石，啥都不要，凑凑合合便是家。不但住起来冬暖夏凉，舒坦得很，而且能存放粮食，不潮不霉

不生虫。小时候我听老人们说：汉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在荥阳对阵的时候，曾经在巩县的窑洞里储存过军粮。这可不是凭空说的，因为离我家不远的的一个村子叫仓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它坐落在刘邦粮仓的西边。

我们这个村有二三十户人家，大多数是穷苦人，家里有头小毛驴就算不错的了。因此，从这里往外走，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家的窑洞里边，还挖了左右两个小窑，土话叫拐窑。据奶奶讲，经过三代人的手，我们家才有了这样的眉眼。我很喜欢这个家，不管它如何简陋，如何破烂，丝毫都不能影响我对它的热爱。我不仅喜欢冬暖夏凉的窑洞，还喜欢窑门外边那个小小的院子。从我刚记事的时候起，奶奶就常常抱着我在月下乘凉，给我讲故事，教我念儿歌，其中一首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月奶奶，明晃晃，开开窑门洗衣裳，洗得净，浆得光，打发哥哥上学堂。哥哥长大得个官（儿），咱家再不受饥荒。”那时，我虽然根本不明白“不受饥荒”是什么意思，可她老人家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和可敬可亲的形象，至今还活在我的心里。小院不过两三丈见方，用处可大得很哪！麦忙天，我出去拾麦穗，拿回来在这里晒干捶净，平常我拾的菜叶、湿柴，如麦茬、杂草等也都得先摊在这里晾晒。除

了这些，妈妈还教我烧火、拍糠饼子、哄小弟弟玩、洗小衣服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这里，爸爸让我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决定带着我走上戏剧艺术的道路。总之，这里是我自小劳动的场所，是我受启蒙教育的课堂，更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地方。

小时候，我有三个要好的伙伴，一个叫拙妮，一个叫嬌姐，她俩都比我大一岁；还有一个叫叶儿，比我小一岁。拙姐身强力壮，活泼开朗，有胆量，心眼好。如果有男孩子来捣乱，她总是站起来打头阵，领着我们把他们赶走。有一回，我饿得心慌腿软，灵机一动，把风吹落在地上的槐花拢了拢，抓一把吹了吹，放在嘴里嚼嚼咽了，觉得甜滋滋的，可比糠窝窝好吃。我悄悄地把这个秘密说给她仨，她们尝了尝，个个眉开眼笑，围住我又蹦又跳；我也觉得自己给大伙立了一功，心里美得吃不住。

出了我们村的沟口就是平地，大约再走一里多地便到洛河岸边。站在堤上往南望，晴天时可以望见一座高大的青山；山脚下有一个孤立的山头，象个桃子。奶奶说，这山上有一棵千年古松，老辈人管它叫“树山”。这树山一有乌云罩住，就要下雨。因此，在我们这一带流行着“树山戴帽，长工睡觉”的说法。大人说什么，小孩信

什么。我们下地拾柴的时候，一见树山“戴帽”，就急忙往回跑，十有八九都挺灵验的。

沿着堤岸往南，走上半里来地，便是一个古老的渡口。这里常常停着一条木船，摆渡的是个老艄公。这一带的人无论是进城办事的，赶集串会的，或者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都得经过这个渡口。因此，大家对老艄公没有不尊敬的，老艄公对大伙也非常熟悉，许多人家几代人的姓名他都说得一清二楚。每逢我们小孩子坐船，他总要亲切地交代一句：“小孩子坐好，不要乱动。”有一回，我去仓西拾菜叶，回来上船的时候，因为拾得多，走在跳板上摇摇晃晃的。艄公爷爷急忙走过来，连人带菜把我掂上船去。直到如今，他那慈祥的笑脸我还记得真真切切。

渡口冲我们家这一边，有个古式建筑的戏楼，虽是砖瓦木石盖成，却是飞檐挑脊，结构精巧，上边可以唱戏，下边可以行车。奶奶告诉我，这是专门给大王爷（河神）修盖的。记不得什么时候了，我曾问过爸爸：“洛河三年两头发大水，祸害百姓，为啥还常常给大王爷唱戏呢？”他的回答也真够意思：“要是他安安生生，哪个还会供奉他！”

唐朝大诗人杜甫是我们巩县人，“杜甫故里”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南窑湾。可我小时候压

根儿就不知道诗人的名字。说穿了也不奇怪，我们家没有一个读书人，再加温饱难得，谁还有兴趣去理睬文物古迹呢？说起古迹，我们巩县真是不少。小时候拾柴禾、挖野菜，我曾经在宋朝皇帝陵园骑上石象石马，也曾经在石窟寺揪石佛的耳朵。谁知道它们金贵不金贵！

巩县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水灾、旱灾、蝗灾，更多的却是兵灾。据说，从我两岁起到七岁止，在我们巩县就发生过五次战争^①。一场战争一场劫，巩县人民所受的苦难也就可想而知了。万恶的旧社会，就是这样，把善良勤劳的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逼他们坠入愚昧无知的深渊。

我爱我的故乡，但我也忘不了童年故乡的苦难。

① 1925年胡景翼、憨玉琨之战，1928年石友三、樊钟秀之战，1928—1929年蒋介石、冯玉祥之战，1929年蒋、冯之战，1930年中原大战。